

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的空间特征、动力机制与影响效应——基于国内外文献的系统综述

Spatial Features, Driving Mechanism and Influence Effects of the Rural-in Migration Phenomenon: A Systematic Review Based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曾灿煦 韩颂 严妮 张娜 周政旭
ZENG Canxu, HAN Song, YAN Ni, ZHANG Na, ZHOU Zhengxu

摘要: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城市问题日益突出,部分乡村地区的吸引力却逐渐增强,使得部分人口迁入乡村。本文旨在对国内外关于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的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和对比分析。首先,作者结合 VOSviewer 分析工具与地理信息系统 (ArcGIS) 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总结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研究地域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和演变;其次,从乡村人口迁入的分类、动力机制和影响效应三方面综合评析国内外文献,梳理中国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的特征。研究发现,相比于西方,中国的乡村发展更广泛受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乡村人口迁入现象具有经济要素驱动、迁徙轨迹多样、国家政策主导等一系列特点。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未来研究的探索方向,并为中国乡村未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Abstract: As urbanization progresses, urban disadvantage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le rural areas gain attractiveness, leading to rural in-migr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and compare the research on rural in-migration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Utilizing tools such as VOSviewer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rcGI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existing research, identifies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and analyzes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research areas. Subsequently, this paper explores classification, driving forces, and impacts of rural in-migration, identifying new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in-migration in China. Findings reveal that influenced by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ural in-migration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economic driven forces, diverse migration patterns, and state policy leadership. Based on findings above, this paper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关键词: 乡村人口迁入; 乡村振兴; 动力机制; 人居环境; 空间重构; 社会融入

Keywords: rural-in mi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mechanism; human settlement;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清华大学—东京大学自主科研国际合作专项“后疫情时期离城居乡目的地的空间重构与社会融入”

作者: 曾灿煦,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 硕士研究生。zeng_canxu@foxmail.com
韩颂,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 硕士研究生。hans23@mails.tsinghua.edu.cn
严妮,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 博士后研究员。yannimail2024@gmail.com
张娜,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 硕士研究生。Naz272@126.com
周政旭 (通信作者),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zhouzhengxu@tsinghua.edu.cn

0 引言

世界城镇化规律表明,随着城镇化率达到较高水平,城市地区的居住环境、就业、社会公平等问题日益凸显,而乡村地区的风景资源、新型产业等吸引力逐渐增强,吸引部分人口移居乡村^[1-4]。这一现象也被称为“乡村人口迁入”(rural-in migration)^[5-6]。随着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由乡入城的迁徙流动趋缓,休闲型或经济型因素导致的由城入乡流动逐渐增强^[7-8]。尤其是近年来,政府积极倡导乡村振兴战略,以提升乡村地区就业机会和经济水平,人口向乡村地区流入的有效政策驱动力大大增强,乡村人口迁入现象在我国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9]。

“乡村人口迁入”这一概念广泛涵盖了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多元主体以多种形式迁入乡村的现象^[5-6],包括向往高品质自然环境与独特生活方式的城市中产阶级^[10],以及被乡村就业创业机会吸引的农民工^[11-12]等。西方以 20 世纪后半叶“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现象为主,迁入的主要群体是休闲型移民——中产阶级为了追求休闲舒适而从城市迁徙至乡村^[5,10];我国在 21 世纪初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乡村人口迁入现象^[13]。但由于城镇化水平、发展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外的乡村人口迁入现象在动力要素、参与主体、迁徙模式等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14-15]。例如:中国的乡村人口迁入受国家乡村振兴政策与新型产业发展推动,大多数移民被乡村创业或就业等经济要素吸引,在目的地

具有独立的生计手段，并可能采取由城返乡、由乡到乡和城乡循环迁徙等多种迁徙模式^[14,16-17]。

乡村人口增长与乡村复兴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长期且广泛的关注^[18]。西方学者围绕乡村人口迁入现象已进行大量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理论体系较为成熟。相关研究较多关注休闲消费型迁徙，对退休移民、舒适性移民、生活方式移民等城市中产阶级移民的群体特征、迁徙动力机制、迁入地特征、相关政策等展开了充分研究^[11-2,5,10,19,20]；但对企业主移民等经济因素主导的迁徙现象关注相对较少，且大多置于城市中产阶级逆城市化迁徙的大背景之下^[21-23]。我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数量较少，实证研究和综述研究均较多借鉴西方“逆城市化”理论框架，围绕休闲消费型迁徙、生活方式移民等概念展开了一定量的研究和系统梳理^[7,11,13,15,24-25]。

近年来，国内研究主要围绕我国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的机制、参与主体的特殊性以及乡村人口流动轨迹的复合性等主题，凸显了中国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的特色^[9-10,16,26]，但该领域仍有较大的挖掘空间。由于国内整体城镇化率仍低于西方，乡村人口迁入现象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本土特色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构建尚不完备。借鉴西方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经验总结，既有助于为中国乡村应对人口流动提供治理思路，也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世界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研究的理论体系^[12,27]。因此，系统性梳理和比较研究中西方文献能够进一步完善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的理论体系，并为中国乡村的未来发展提供实践借鉴^[28]。

本文首先以国内外乡村人口迁入领域的相关文献为基础，综合运用VOSviewer分析工具与地理信息系统（ArcGIS），对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尝试厘清乡村人口迁入现象衍生出的大量易混淆的学术概念，并总结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研究地域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与演变过程。然后从移民作出迁徙选择到对迁入地产生影响的全过程时间序列出发，在乡村人口迁入地分类、迁入动力机制、迁入影响效应3个主要方面展开分析，综合评析国内外文献，提炼中国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的新特点，进而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并总结其对我国乡村振兴事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图1）。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基础概念辨析

乡村与城市是相对应的区位概念，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融合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29]。“乡村人口迁入”相对于“乡村人口迁出”（rural-out migration），广泛涵盖了人口从城市、城镇或同等级乡村地区迁入乡村的人口迁徙现象^[6]。这一概念源于1970年代学界对城市核心区人口下降，郊区、中小

城市、偏远乡村人口增加的逆城市化现象的关注，最初被称为逆城市化、乡村人口转变（rural population turnaround）或乡村复兴（rural renaissance）^[30]，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衍生出大量学术概念且相互交叠，因此笔者首先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分类汇总（表1）。

按照迁徙动机性质，乡村人口迁入主要可以分为休闲型迁徙和经济型迁徙，移民群体可以相对应分为消费型移民与生产型移民^[15]。休闲型迁徙是以休闲娱乐为主要驱动因素的人口迁徙现象^[18]，经济型迁徙是以就业、创业或投资等经济因素为主要驱动要素的人口迁徙现象^[19]，其中也包含城市务工人员、毕业大学生重新回到乡村地区就业与生活的离城返乡迁徙现象^[31]。消费型移民主要包括由城入乡的城市中产阶级，不同学者按其迁徙目的和社会属性细化分类，形成了大量发散式的相关概念，如生活方式迁徙^[20]、舒适性迁徙^[32]、第二居所旅游^[10]、季节性迁徙^[33]、退休迁徙^[34]、数字游民^[36]等。另外，还有部分人口从乡村地区迁徙至同级别的更具经济发展潜力的乡村地区，被称作乡村横向迁徙^[5]。生产型移民还可以依据社会属性分为企业主移民^[35]与劳工移民^[21]。

1.2 研究热点及趋势

本文利用VOSviewer软件，选取科学网（WoS: Web of Science）核心集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检索截止时间为2023年4月28日。其中，在WoS核心集数据库中，对主题为rural-in migration、urban-rur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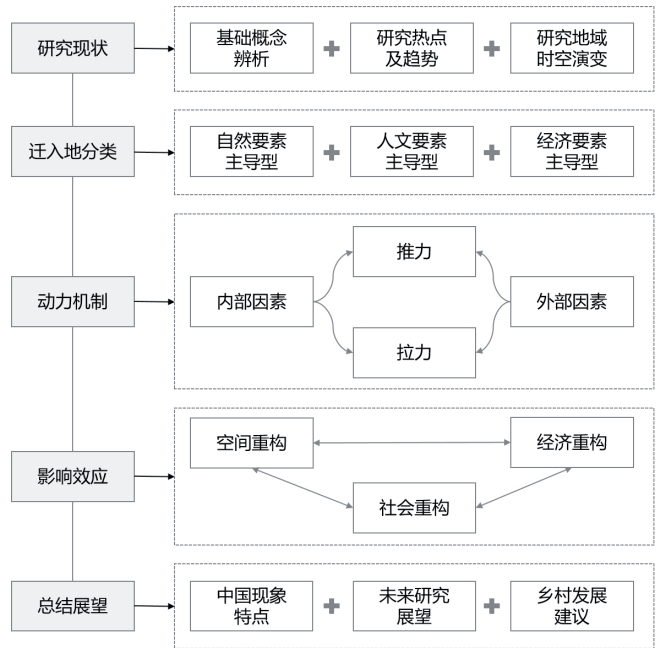


图1 总体研究框架

表 1 相关概念及特征汇总

	概念	概念内涵
迁徙方向	逆城市化迁徙 (Counter Urbanization)	人口从城市迁入乡村的反城市化迁徙现象, 使得城郊与乡村地区人口持续增加 ^[10]
	离城返乡迁徙 (Rural Return Migration)	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重新迁徙回到乡村地区就业与生活 ^[31]
	城—乡迁徙 (Urban-Rural Migration)	人口从城市迁入乡村 ^[16]
	乡村横向迁徙 (Lateral Rural Migration)	人口从乡村地区迁徙至同级别的乡村地区 ^[5]
动机性质	休闲型迁徙 (Leisure Migration)	以休闲娱乐为主要驱动因素的人口迁徙现象 ^[18]
	经济型迁徙 (Economic Migration)	以就业、创业或投资等经济因素为主要驱动要素的人口迁徙现象 ^[19]
	消费型移民 (Consumer Migrants)	由旅游经历引起的或受旅游目的地吸引而引发的, 一般不在目的地有职业或从事生产活动的外来移民 ^[15]
	生产型移民 (Productive Migrants)	以在当地的就业或创业作为主要经济收入的外来移民 ^[15]
	生活方式迁徙 (Lifestyle Migration)	城市中产阶级为满足自身对新型生活方式的追求而迁入自然环境优越的乡村地区 ^[20]
	乡村劳动力迁徙 (Rural Labor Migration)	因乡村新型产业发展, 部分人口因此被吸引迁入乡村地区就业 ^[22]
	舒适性迁徙 (Amenity Migration)	被乡村地区舒适的自然环境、宜人的气候、轻松休闲的氛围吸引, 以休闲消费为导向迁入乡村 ^[32]
	第二居所旅游 (Second Home Tourism)	异地购买第二房产, 以便随时转换城市生活, 享受乡村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 ^[10]
居住时间	季节性移民 (Seasonal Migrants)	每年选择某一固定季节迁往气候较舒适的乡村地区生活, 满足休闲娱乐或某种生活方式需求的移民群体 ^[33]
	永久移民 (Permanent Migrants)	搬离城市或原居住地, 迁徙至乡村地区长期生活、就业及创业的移民群体 ^[23]
	退休移民 (Retire Migrants)	经济宽裕的退休者迁入气候舒适、健康放松的乡村地区, 以保健、回归自然、访友、旅行为主要目的 ^[34]
社会属性	企业主移民 (Entrepreneur Migrants)	迁徙至乡村地区自主创业的移民群体, 包括创意阶层、旅游业企业主、乡村新型产业企业主 ^[35]
	劳工移民 (Labor Migrants)	迁徙至乡村地区参与当地劳动力市场, 在当地就业以获取主要经济来源的移民群体 ^[21]
	数字游民 (Digital Nomads)	以互联网远程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长期在城乡不同地区之间迁徙和旅居的移民群体 ^[36]

migration、counter urbanization、rural amenity migration、rural entrepreneur migration、rural lifestyle migration、second home、rural labor migration、rural retirement migration 或 rural return migration 的论文进行检索, 文件类型设置为 Article 和 Review, 语种设置为 English, 并进行人工逐条筛选, 剔除无关主题文献、书评等无效数据后, 保留 2 188 篇有效文献进行分析。在 CNKI 数据库中, 搜索主题为“生活方式移民”“企业主移民”“劳工移民”“返乡农民工”“返乡创业”“舒适性移民”“逆城市化”“乡村绅士化”, 并进行人工逐条筛选, 剔除无关主题文献、会议等无效数据后, 保留 92 篇有效文献进行分析。

休闲型迁徙和经济型迁徙两类迁徙现象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存在显著差异, 下文将文献数据库内文献按研究对象分为针对休闲型迁徙和经济型迁徙的研究。国外有关乡村人口迁入的研究开始时间远早于国内, 但对广泛逆城市化以及舒适性迁徙背景下消费型移民的关注远大于以旅游劳工移民为主的生产型移民。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经济型迁徙的关注度较高, 多探究中国乡村产业多元化转型与乡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带来的人口回流, 有关休闲型迁徙的研究也在近年间逐渐增加 (图 2)。国外研究聚焦退休移民、舒适性移民、生活方式移民等消费型移民的群体特征、迁徙动力机制、迁入地特征、相关政策研究等 (图 3)。国内有关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的研究主要围绕乡村绅士化、乡村振兴、淘宝村等展开, 其中乡村绅士化重点关注城市中产阶级迁入乡

村带来的绅士化问题以及城乡关系的改变, 作为最主要的舶来概念被广泛应用 (图 4)。

1.3 研究热点地域的时空演变

乡村人口迁入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已发展近半个世纪, 相关研究已有逾 30 年的发展历史。本文利用 ArcGIS 10.4 软件对研究热点地域的分布现状和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

纵观研究热点地域的时空演变过程, 休闲型迁徙现象研究地明显呈现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趋势。相关研究兴起于 1990 年代正经历逆城市化的北美地区, 当时典型的迁入地多分布于美国西部乡村。热点关注地随后拓展至拉丁美洲, 主要包括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滨海自然风光资源丰富的中美洲国家, 以及智利、阿根廷等安第斯山脉沿线的南美洲国家。进入 21 世纪, 欧洲阿尔卑斯山、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等地相继成为全球舒适性迁徙、生活方式迁徙与逆城市化现象的热点地域。亚洲地区有关舒适性迁徙的研究数量也在近年间快速增长, 预计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新的热点地域。

经济型迁徙迁入地广泛分布在全球各地, 涵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近 10 年来, 中国有关经济型迁徙的文献数量大幅增长, 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热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尤其是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逐步落实, 旅游业、电商产业、新型农业等新型产业进入农村地区, 乡村经济得到复苏与发展, 乡村人口吸引力逐渐提升, 中国中部、东部以及南部较发达地区广泛发生了一系列以经济因素为主导的农村人口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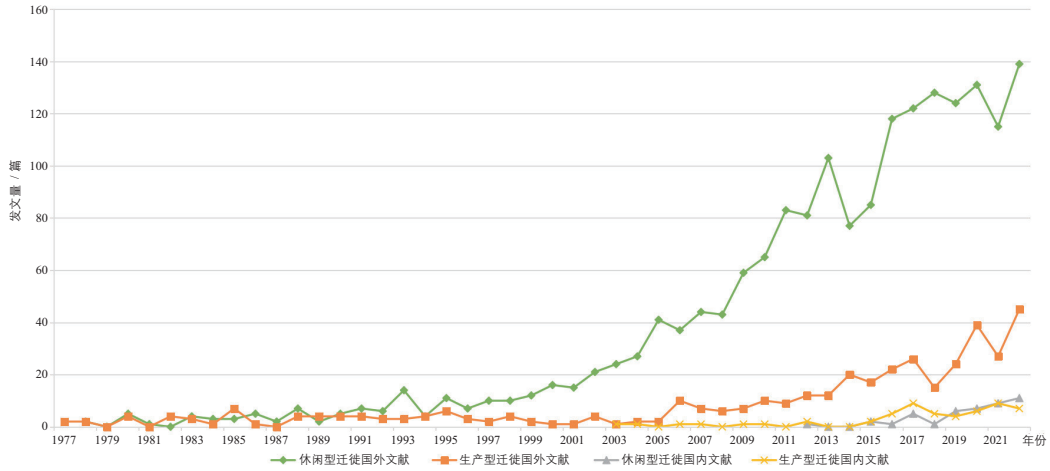


图2 国内外乡村人口迁入主题年文献数量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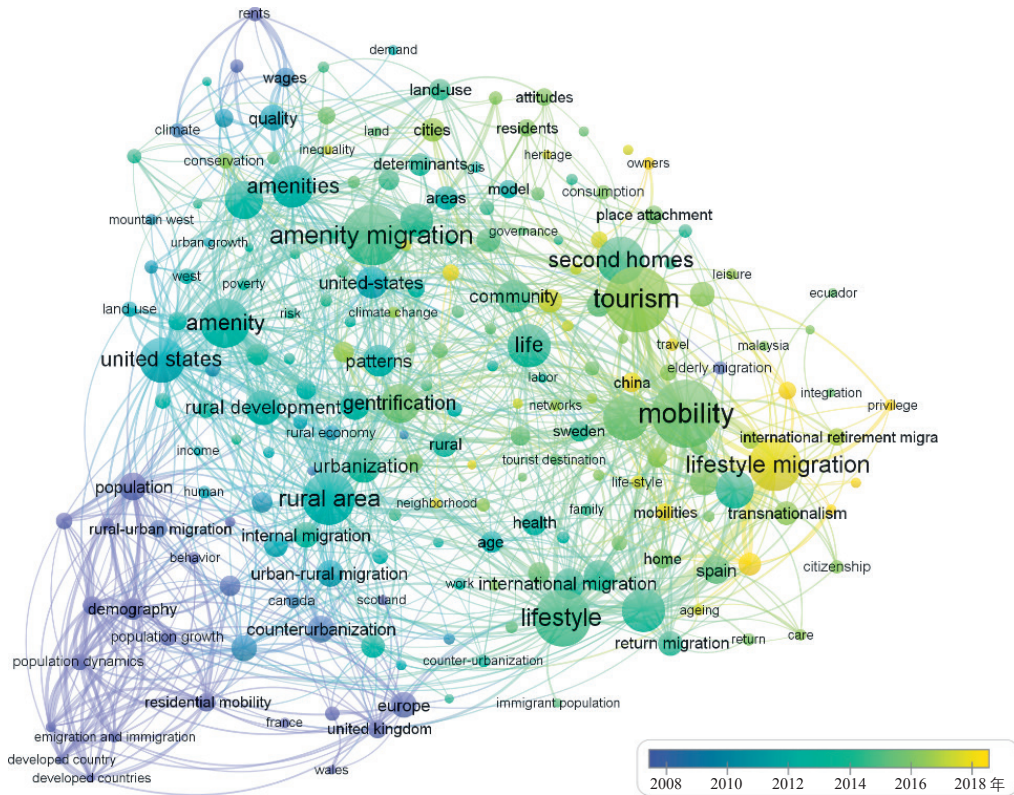


图3 国外乡村人口迁入主题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图谱

流^[37]，如东部地区互联网电商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大量“淘宝村”的兴起。

由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的分布现状以及变化趋势可知，休闲型迁徙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且作为其主要的迁徙方式，其迁入地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型迁徙研究地分布则较为广泛，在全球范围内没有明显的地域偏重。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休闲型与经济型迁徙几乎同

时发生并占据相当的比重：休闲型迁徙目的地大多发生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如云南大理、广西巴马等地，经济型迁徙则与地方经济发展特点密切相关。

2 乡村人口迁入地分类

地域特征指一个地区具备生活或工作吸引力的特定场所品质，可分为自然、建筑、文化等方面的特征^[38-39]。根据迁

来的就业（特别是创业机会，如拥有旅游业或良好的第三产业发展前景）对生产型移民有巨大的吸引力，也是此类移民在未来长久留居的首要考虑因素^[49-50]。与此同时，政府政策是影响迁徙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生产型移民，政策扶持力度会正向促进相关产业和经济型移民流入^[8,51]。此外，两类移民的迁徙决策都受到社交网络的影响，移民会更加倾向于迁徙至好友或亲人所在的乡村地区。

就内部驱动因素而言，消费型移民多具备独立且富裕的个人经济基础，寻求特殊的生活方式与极致优越的居住环境^[52]；经济型移民的个人生存发展问题则较突出，较看重自我价值实现，对迁入地的经济依赖性与归属感较高^[53]。相比于消费型移民，在我国乡村迁入居民中占据较大比重的生产型移民更多被动地受到反向推动因素的影响，如在一线城市的城市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等往往面临居住条件恶劣、社会融入障碍、城市福利制度不公、生活期望与自我归属感较低等生存障碍，尤其是中老年城市务工人员还面临自身年龄与健康问题的压迫，这些消极因素反向推动了此类人口离城返乡^[54]。

梳理乡村人口迁入的动力机制能够具有针对性地优化乡村环境质量、服务设施和水平，发挥优质的乡村资源价值，提升乡村吸引力。相较于西方消费型移民处于主导地位的现状，现阶段中国乡村移民当中的生产型移民具有同等或更多的话语权。然而，消费型移民与生产型移民受到各要素影响的路径与表现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平衡双方需求。

4 乡村人口迁入影响效应

外来移民对乡村迁入地造成了物质空间、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复杂的影响。物质空间层面包含基础设施、商业活动和公共服务的更新，乡村生产生活空间的转变与重构，乡村自然环境退化加剧等^[55-57]；经济层面包含房地产价值、税收和总体生活成本的增加^[58-60]；社会层面包含乡村绅士化、社会资本增加、人口构成复合化、社会空间分异等^[61-63]。

4.1 空间重构

人口迁入现象给乡村社区的物质空间与景观风貌带来了重大影响，使之从原先同质化的稳定状态转而体现出活力与异质性特征^[64]。外来移民参与到乡村空间改造过程中，以全新的审美理解进行建筑装饰或园林景观改造，提取并转换当地的文化特征^[65]。这种自发改造往往为乡村带来了异质多样的景观，使乡村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66]。但与此同时，外来移民大多会对乡村自然环境带来负面影响^[32]：大量移民的涌入改变了用地布局，推动了房地产开发，森林和田园景观被建设为服务性设施，进而被商品化、私有化^[67-68]。

4.2 经济重构

乡村人口迁入为乡村带来了新型产业的发展机遇，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28]。首先，外来移民发掘乡村地域特色及其多功能价值，探索与互联网产业、旅游休闲、健康养生等深度融合的新经济业态^[65,69-70]。然而，外来资本的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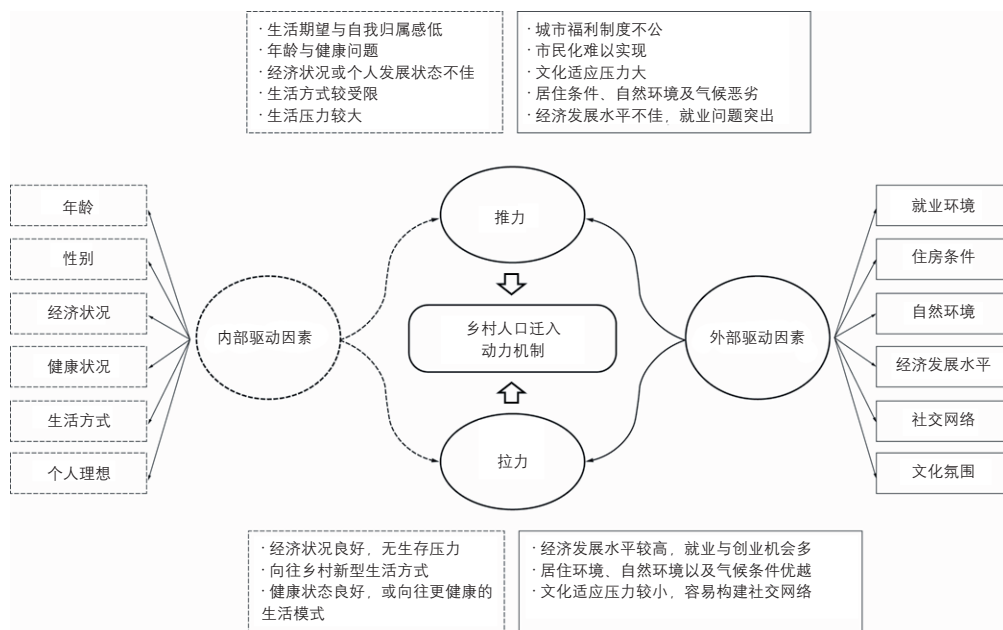


图5 乡村人口迁入动力机制

也可能导致当地经济的两级分化,新型经济活动可能排斥本地的小型农业等,威胁原住民生计^[28,70]。其次,依赖单一产业的发展模式使得乡村经济缺乏韧性^[27]。例如:过度依赖旅游业的乡村在旅游淡季或遇到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或疫情)时,经济收入会大幅下降,从而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此外,新型产业发展推动土地价格和生活成本上涨,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71]。

4.3 社会重构

移民群体打破原有社交网络的固定模式,引发了社会关系与社会空间的变化^[72]。移民与原住民之间在年龄、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收入、环境保护意识与行为、审美维度等方面的异质性,导致他们在认识论维度、价值论维度和行为论维度上都呈现出对彼此的消极评价与排斥性^[73-74]。通过正向的行为引导能够消化和包容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差异性,树立起共同目标并开展合作^[75]。部分生产型移民相比消费型移民能够较好地融入原住民社区,这是因为生产型移民大多为离城返乡人口或来自周边乡镇,在当地文化适应压力较小且有着较完善的社交网络^[24,73]。

不同于西方国家由消费型移民主导的乡村复兴,生产型移民在中国多数迁入地中发挥着主导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部分移民在当地拥有生计手段,推动乡村向电子商务、旅游休闲等产业转型。这些经济型移民往往带动当地人参与生产过程,并逐渐成为当地社会网络的关键一环,在乡村社区中拥有重要话语权,且广泛参与到乡村营建中,重塑村落的空间结构和景观风貌。

5 结论与展望

我国的乡村人口迁入现象大体呈现出与西方相似的发展趋势,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当今乡村地区日益融入全球社会和经济网络,且发展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战略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我国乡村人口迁入现象呈现出经济要素驱动、生产型移民比重高、国家政策主导等特点。现有研究逐渐发掘出中国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的上述特点,但在实践总结、理论建构方面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需要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研究。

为填补这一不足,本文从典型迁入地的类别与特征、乡村人口迁入的动力机制、乡村人口迁入对迁入地的影响效应等方面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的脉络和热点,并提炼出中国乡村人迁入现象的特点。研究发现:典型迁入地主要包括自然要素主导型、人文要素主导型、经济要素主导型3类。现阶段我国经济要素主导型迁入地分布更为广泛,且政府在迁入地吸引力建设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乡村人口迁入的动力因

素主要分为内部驱动与外部驱动两类,我国的大量生产型移民更多被动地受到外部反向推动因素的影响;乡村人口迁入对迁入地的影响主要包括空间重构、经济重构与社会重构3个方面,不同于西方由消费型移民主导的乡村复兴,生产型移民往往在我国乡村重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我国的乡村发展实践为全球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样本,未来研究应在清晰认知国内外发展阶段差异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内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社会现状,进一步完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经验总结,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探索。

(1) 关注复杂多向的人口迁徙过程。未来研究应当充分认识到城乡流动性不仅包含单向的迁入与迁出,还愈发呈现出更为复杂、动态的迁徙模式,尤其是城乡之间多方向的、持续性的迁徙正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人口迁徙方式。因此未来研究的视野应从常见的单向人口迁徙现象中得到拓展,将城市、乡村、自然置于同等级的空间体系当中,不再以城市为中心或对城乡进行有严格的边界划分,转而关注传统的城市空间与乡村和自然之间更加动态性和流变性的联系^[76]。

(2) 优化乡村资源管理。乡村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舒适性是其有别于城市的最重要的资源,并能够通过合理的资源管理发挥可持续的经济价值,也是吸引人口向乡村迁徙的主要驱动因素。未来研究应当更注重探索乡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提升,在保护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乡土人文要素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最大化利用其价值,以提升乡村地区长期的人口吸引力。

(3) 探索产业多样化发展路径。除自然与人文要素之外,乡村产业的多样化发展等经济要素也能带来强烈的正面效应,提供大量就业或创业机会,增强人口吸引力。未来研究应关注经济驱动要素的重要性,并基于地域类型、产业发展方向等,探索乡村经济活动多样化甚至异质化发展的可能性^[77],探索旅游业引领、电子商务驱动等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

(4) 推动政策和制度创新。中国乡村人口迁入现象呈现经济要素主导等特色,与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密切相关,户籍、金融、土地等一系列宏观政策和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乡村的产业发展、景观风貌、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因此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等出发,探讨国家政策主导下乡村人口迁入现象相关的政府干预框架。

尽管本文对乡村人口迁入现象进行了全面的综述,但受限于综述体量,未能深入探讨每一类迁入现象的具体特征和影响。生活方式型迁徙、返乡农民工、数字游民等细分类别的迁入现象在流动方式、动力机制、影响效应等方面均存在独特性,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其人群特征和对乡村发展的具体影响。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和我国乡村的发展现状，乡村未来实践应注重外来移民迁入乡村之后新型乡村人口构成的复合性，并积极接纳复合多元的乡村生活主体及新型生活方式，积极推动外来技术和资本扎根乡村。另外，乡村的转型与发展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避免外来人口和资本的迅速集聚而产生过度、无序开发，注重农业生产空间的保护、整合和更新，保护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为原住民的生存与发展保留空间。应当始终以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转型为目标，促进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动态流动，以包容的心态积极为流动的乡村新移民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新型的生产生活空间，借助人口迁入实现城乡技术、资本等资源的相互融合，逐渐实现城乡协调发展。UPI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 MOSS L A G. The amenity migrants: seeking and sustaining mountains and their cultures[M]. Wallingford, UK: CABI, 2006.
- ARGENT N, TONTS M, JONES R, et al. Amenity-led migration in rural Australia: a new driver of local dem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M] // LUCK G, RACE D, BLACK R, eds. Demographic change in Australia's rural landscapes: implications for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1: 23-44.
- MICHELE B, LUISA C M, MARTINA L C, et al. Migrants in the economy of European rural and mountain areas. a cross-n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their economic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3, 99: 62-70.
- ZHU H, CHEN Y, ZHANG H, et al. What drives migrants back to set up firms? return-hom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23, 33(2): 205-220.
- STOCKDALE A. Contemporary and 'Messy' rural in-migration processes: comparing counterurban and lateral rural migration: research on lateral rural migration[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6, 22(6): 599-616.
- QI W, DENG Y, FU B. Rural attraction: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rural in-migr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3: 461-470.
- 朱宇, 林李月, 柯文前. 国内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趋势: 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人口研究, 2016, 40(5): 50-60.
- CHEN P, CLARKE N, HRACS B J. Urban-rural mobilities: the case of China's rural tourism maker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5: 402-411.
- LU Y, ZHOU Y, LIU P. Improving th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in China: study based on 5675 questionnaires[J].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3, 10(1): 150.
- HALFACREE K. Heterolocal identities? counter-urbanisation, second homes, and rural consumption in the era of mobilities[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2, 18(2): 209-224.
- 沈东. 再论当代中国逆城镇化研究[J]. 兰州学刊, 2019(2): 96-105.
- 沈东. 当代中国农民工逆城市化的实践及反思[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6, 37(2): 159-165.
- 王兴周. 乡村振兴背景下逆城市化动力机制探析[J]. 江海学刊, 2021(3): 98-108, 255.
- 朱霞, 周阳月, 卓卓然. 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的策略及路径: 基于乡村主体性视角[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8): 38-45, 72.
- 马少吟, 徐红罡. 从消费到生产: 大理古城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生存特征[J]. 旅游学刊, 2016, 31(5): 81-88.
- 孙莹, 汤爽爽, 冯建喜. 城—乡人口流动的模式、动力机制和影响: 基于国外英文文献的综述[J]. 现代城市研究, 2022(11): 27-34.
- 单建树, 罗震东. 集聚与裂变: 淘宝村、镇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化趋势研究[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2): 98-104.
- MATA-CODESAL D, PEPPERKAMP E, TIESLER N C. Migration, migrants and leisure: meaningful leisure?[J]. Leisure studies, 2015, 34(1): 1-4.
- CHOE J, LUGOSI P. Migration, tourism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J]. Tourism geographies, 2022, 24(1): 1-8.
- COHEN S A, DUNCAN T, THULEMARK M. Lifestyle mobilities: the crossroads of travel, leisure and migration[J]. Mobilities, 2015, 10(1): 155-172.
- NELSON L, TRAUTMAN L, NELSON P B. Latino immigrants and rural gentrification: race, "illegality," and precarious labor regim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5, 105(4): 841-858.
- RYE J F, SLETTEBAK M H. The new geography of labour migration: EU11 migrants in rural Norwa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5: 125-131.
- OOI N, MAIR J, LAING J. The transition from seasonal worker to permanent resident: social barriers faced within a mountain resort community[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6, 55(2): 246-260.
- 徐红罡, 马少吟, 姜辽. 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社会交往研究[J]. 旅游学刊, 2017, 32(7): 69-76.
- 谭华云, 许春晓. 舒适移民驱动的乡村绅士化发展特征与机理分析: 以巴马盘阳河流域长寿乡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 39(1): 207-214, 232.
- 林龙飞.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內隐逻辑: 基于个人意义构建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10): 62-68.
-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
- 李红波, 胡晓亮, 张小林, 等. 乡村空间辨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591-600.
- CHAMPION T. Studying counterurbanisation and the rural population turnaround[C] // BOYLE P, HALFACREE K, eds. Migration into rural areas: theories and issues. Chichester: Wiley, 1998: 21-40.
- WANG W W, FAN C C. 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6, 38(5): 939-958.
- ABRAMS J, GILL N, GOSNELL H, et al. Re-creating the rural, reconstructing nature: a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amenity migration[J].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2012, 10(3): 270-284.
- ZHANG Y, LIN Z, LEE T J. Wellness-oriented seasonal tourism migration: a field relationship study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1, 23(4): 491-503.
- WARNES A, WILLIAMS A. Older migrants in Europe: a new focus for migration studies[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6, 32(8): 1257-1281.
- McGRANAHAN D, WOJAN T, LAMBERT D. The rural growth trifecta: outdoor amenities, creative class and entrepreneurial context[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1(3): 529-557.
- CHEVTAeva E, DENIZCI-GUILLET B. Digital nomads' lifestyles and coworkation[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1, 21: 100633.
- 刁贝娣, 陈昆仑, 丁韬, 等. 中国淘宝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热带地理, 2017, 37(1): 56-65.
- CLENDENNING G, FIELD D R, KAPP K J. A comparison of seasonal homeowners and permanent residents o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wildlife management on public lands[J]. Human dimensions of wildlife, 2005, 10(1): 3-17.
- POWER T M. The supply and demand for natural amenities: an overview of

- theory and concepts[M]//GREEN G P, DELLER S C, MARCOUILLER D D, eds. *Ameniti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63-77.
- [40] HJERPE E, ARMATAS C, HAEFELE M. Amenity-based development and protected areas in the American West[J]. *Land use policy*, 2022, 116: 106064.
- [41] 杜春兰, 林立楷. 基于产业融合的乡村景观变迁: 以淘宝村为例[J]. *中国园林*, 2019, 35(4): 75-79.
- [42] AGEEV I, AGEEVA V. Urban lifestyle as an element of consumption ideal and economic wellbeing: meaning-changing transformation from Soviet period to modernity[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 166: 24-29.
- [43] 张璞, 汲忠娟, 曾仁辉, 等. “旅游绅士化”与农耕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世界遗产地元阳梯田为例[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3(6): 75-81.
- [44] VUIN A, CARSON D A, CARSON D B, et al. The role of heritage tourism in attracting “active” in-migrants to “low amenity” rural areas[J]. *Rural society*, 2016, 25(2): 134-153.
- [45] 谭华云. 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舒适移民型乡村绅士化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
- [46] BAO A, PANG G, ZENG G.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rural return migrants: evidence from China[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1078199.
- [47] JONCZY R, SLESZYNSKI P, DOLINSKA A, et al.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f migration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evidence from Poland[J]. *Energies*, 2021, 14(24): 8467.
- [48] MIN-SOOK J.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perceptions of migration to mountain villages-analysis of the residents of Gyeongsangbuk-do Province-[[J]. *Journal of recreation and landscape*, 2019, 13(4): 77-85.
- [49] GU H, LING Y, SHEN T. Return or not return: examining the determinants of return intentions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Chinese cities[J].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21, 17(1): 51-70.
- [50] TONG W, LO K.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Zhejiang, China[J]. *Agriculture-Basel*, 2021, 11(8): 788.
- [51] WU B, LIU L. Social capital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 critical evaluation on the government’s new countryside programme in Chengdu[J]. *Land use policy*, 2020, 91.
- [52] GILLON C. Amenity migrants, animals and ambivalent natures: more-than-human encounters at home in the rural residential estat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4, 36: 262-272.
- [53] DENG L, HOU X, LU H, et al.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experience on rural residents’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3, 20(3): 2213.
- [54] 梅莹. 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55] JIMENEZ Y, ARAOZ E, FERNANDEZ R, et al. Counterurbanization: a neglected pathway of forest transition[J]. *Ambio*, 2022, 51(4): 823-835.
- [56] LOEFFLER R, WALDER J, BEISMANN M, et al. Amenity migration in the Alps: applying models of motivations and effects to 2 case studies in Italy[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6, 36(4): 484-493.
- [57] VAN AUKEN P, RYE J. Amenities, affluence, and ideology: comparing rural restructuring processes in the US and Norway[J]. *Landscape research*, 2011, 36(1): 63-84.
- [58] LOEFFLER R, STEINICKE E. Amenity migration in the US Sierra Nevada[J]. *Geographical review*, 2007, 97(1): 67-88.
- [59] PERLIK M. Alpine gentrification: the mountain village as a metropolitan neighbourhood new inhabitants between landscape adulation and positional good[J]. *Revue de géographie alpine-journal of alpine research*, 2011, 99(1-4): 118-136.
- [60] RAINER G. Amenity/lifestyle migration to the Global South: driving forces and socio-spatial implications in Latin America[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9, 40(7): 1359-1377.
- [61] GOO M. A Study on Korea’s urban to rural mig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reative class[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6, 7(3): 509-525.
- [62] MATARRITA-CASCANTE D, STOCKS G. Amenity migration to the global south: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J]. *Geoforum*, 2013, 49: 91-102.
- [63] SHERMAN J. “Not allowed to inherit my kingdom”: amen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rural west[J]. *Rural sociology*, 2018, 83(1): 174-207.
- [64] ZASADA I, ALVES S, MULLER F, et al. International retirement migration in the Alicante Region, Spain: process, spatial pattern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10, 53(1): 125-141.
- [65] WU M, BARTLETT N. Second homes, amenity-led change and consumption-driven rural restructuring: The case of Xingfu village,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2: 391-403.
- [66] 徐勇. 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 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 5-11.
- [67] McKIERNAN S, GILL N. Invasive plants, amenity migration, and challenges for cross-property management: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the property-centric landholder[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2, 218: 104303.
- [68] HURLEY P, ARI Y. Saying “No” to (the) Oxygen Capital? amenity migration, counter-territorialization, and uneven rural landscape change in the Kaz Daglari (Iida Mountains) of Western Turke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 62: 195-208.
- [69] 曹义. 大都市区乡村电商产业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 2022.
- [70] 李寰昊, 虞大鹏. 城郊淘宝村产业与空间互动机制研究: 以成都市土地村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0, 38(11): 100-107.
- [71] 何深静, 钱俊希, 徐雨璇, 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J].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44-1056.
- [72] RYE J. Labour migrants and rural change: the “mobility transformation” of Hitra/Froya, 2005-2015[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 158383168.
- [73] MATARRITA-CASCANTE D, SUESS C. Natural amenities-driven migration and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within business social dynamics conducive to positive social change[J]. *Tourism management*, 2020, 81: 104140.
- [74] SMITH M, KRANNICH R. “Culture clash” revisited: newcomer and longer-term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land us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Rocky Mountain West[J]. *Rural sociology*, 2000, 65(3): 396-421.
- [75] MATARRITA-CASCANTE D, SENE-HARPER A, STOCKS G. International amenity migration: examining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influences of amenity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in a rural commun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38: 1-11.
- [76] 姚华松, 黄耿志, 陈昆仑, 等. 超越“星球城市化”: 中国城市研究的新方向[J]. *经济地理*, 2020, 40(4): 119-124.
- [77] HE S, ZHANG Y. Reconceptualising the rural through planetary thinking: a field experiment of sustainable approaches to rural revitalis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6: 42-52.

(本文编辑: 高淑敏)